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雙龍傳 第四回 張家店嘉慶收兒 無帳本連登遇難

月色偏秋露，竹聲兼夜泉。宿館無賓客，幽店乏欣然。

話表前言，張連登問：「你老既住北京城內，是哪一門？哪條衚衕？」皇爺說：「我住內羅城裡。」張連登說：「內羅城裡，皆是嘉慶皇爺的本家才可住哩，你莫非是與嘉慶皇爺是當家子嗎？」皇爺說：「不光是當家子，還是未出五服呢。」張連登問：「你姓什名誰？」皇爺說：「我姓趙名飛龍。我家本是大財主，金銀如山，我家管事的皆戴亮紅亮藍的頂珠。」連登問：「你老的管家皆帶亮紅亮藍頂子，你老必是位大大的官長，戴綠頂子了。」皇爺說：「咳！我這一輩子是老白丁。」連登問：「你老既是大財主，想必種著一百頃田地，有百十處買賣。」

皇爺說：「各省各州府縣皆都有我的買賣，皆是眾管家照料我的田地。只有一畝三分地，每年皆是我親手耕種。」張連登說：「你老拉倒吧，一畝三分地，不算財主。我家有二畝半地，今年才打了一石二斗一升糧食。」皇爺說：「一畝三分地是我的憐惜地，還有十八個總督莊頭，各管各段田地。」連登問：「皆在北京城裡關外住嗎？」皇爺說：「頭一個住在直隸保定府，還有住在山東、山西、陝西、甘肅、湖南、湖北、江南、江北、河南、汴京、浙江、四川、湖廣、金陵、廣東、廣西、蘇杭二州。口外關東打的糧食，皆載到這通州壩卸載，再運到北京城。」

你信不信，京中十八科道、八大朝臣向我借糧，有些拉攏。口外四十八家王子，是親戚，就是那三宮六院、七十二嬪妃，皆不避我；就是昭陽正院，由我出入，無人敢攔擋。」張連登說：「你瞧瞧，剛說好話，一會的工夫，就說瘋話。你瞧瞧腳底下，踩了刺蝟了吧！」皇爺說：「你不信，那是我的當家子。」

且言石秀英在窗外聽了個清楚，從破窗眼望裡一看，見先生五官端正，不是王爺，必是貝子、貝勒，遂將足一跺，張連登忽聞母親足響，遂向皇爺面前跪倒叩頭，口內說：「我給乾爹叩頭了。」皇爺忙將張連登拉起，問道：「開這小店有多少本錢？」連登聞言，「咳」了一聲：「休提起本錢，共是八串錢，賺上稀的吃稀的，賺了稠的吃稠的，若不賺錢，只可半饑半飽。」皇爺說：「我有一筆帳，你去討去，將帳要來，就不受窮了。」連登說：「我不去討。」皇爺問：「為何不去？」連登說：「你老的帳，我得東一趟、西一趟，去討算卦的錢。跑一天亦討不了許多的錢，不如我開店哩。」皇爺說：「不是算卦的帳，是北京和坤，他該我白銀三千兩。」連登擺手說：「我不去，分明教我飛蛾投火，自送其死。」皇爺說：「無妨，你見了和坤，休提本姓，自言張連登，他焉能認得你？」張連登暗想：「此話有理。」口呼：「乾爹，給我帳本，我去討銀子走一趟如何。」

皇爺說：「我未有帳本，我現寫。」連登口尊：「乾爹，你老寫，我研墨。」皇爺又恐連登識字，露出形跡，說：「我這寫著，你稟你娘知道去。」連登聞言，往後宅去了。

皇爺連忙打開小包袱，取出筆墨硯、半尺黃綾，提筆寫：上諭：九門提督和坤：朕躬出朝，私訪賢良，晚宿通州張家店，收張連登為義子。今差御兒張連登進京入提督府，速發白銀三千兩，送至通州張家店。欽此。

寫畢安寢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日清晨，張連登走進上房請安，口呼：「乾爹，你老一夜安寧？」皇爺說：「好。」遂將「帳」，遞過去，說：「一路途中須要小心，早去早回，我好放心。你這一去，進齊化門，奔王府大街，若看見兩桿旗桿，下有兩個獅子，房上是滾龍脊琉璃瓦，那就是提督門，你就喊：『討帳的在此，速速放三聲炮。』要他大閃儀門，鼓樂接迎。他必將你接上大堂。你正面而立，你方現出帳來，他必給你叩頭。千萬大大的樣，莫稱他大人相爺，還叫他名字，方不丟祖上的名氣。」連登說：「我知道了。」

我走後，你老照應前店房，得挑一缸水，掃除馬棚，莫要閒著，得靠此店好吃飯呀！」皇爺聞言，哈哈大笑說：「你快去討帳，從此不受窮了。千萬這帳篇一路多要留神。」張連登說：「無容囑咐。」接過帳篇來出了店，把帳篇放在帽簷內，一直狂奔北京大路而行。

走至半路途中，忽然起了一陣狂風，將帽簷內聖旨刮得無蹤無影。張連登並不知覺，一氣往前行走。不幾時已至北京，逢人就問和坤府，問來問去，問至提督衙抬頭舉目一看，真是兩根旗桿分為左右，一對獅子列在東西。把門的門軍兩旁站立四名，出來人去皆戴藍頂、白頂，腦後飄著藍翎，也有棒槌翎的，皆都腰跨綠鞵腰刀。門前立著一頭紅、一頭黑的軍棍，下放著四方的木枷。

看罷，走近前問道：「這裡是和坤府嗎？」門軍聞言，把眼一瞪，大喝道：「好一個無知的孩童！誰敢叫相爺的官諱？」

真乃大膽！這裡就是提督府。」張連登怒道：「你們竟撒臭狗屁！你等快通報和坤他知道，就說我張連登在通州住，認了一位乾爹，他該我乾爹三千銀子，命我前來討要；還要他鼓手吹打，放三聲大炮，大閃儀門迎接我，方是正理。若是遲延，他的這小官作不成！」門軍聞言，把眼都氣紅了，上前打張連登。

從旁轉過管家戴成說：「你們不要動怒，打不得！你等想，他說話口氣太大，倘若打出禍來，是你們擔，還是我擔？不如稟相爺知曉。若相爺吩咐下來，或是請，或是怎樣發落，若有亂子，其罪在相爺身上，不與你我相干。」眾門軍聞言，退在一旁。

管家戴成轉身往府內而走，過了大廳，走進書房，打了一個千，說：「稟相爺知，府門外來了一個孩童，名喚張連登，家住通州壩。言說相爺該他乾爹三千銀子，前來向相爺討要這筆帳。」和坤聞言納悶，暗想：「我未曾該過人家的銀子。」有心將孩童捆打一頓，又恐這孩童有來歷。遂吩咐：「將那孩童喚進府來，問一明白。」戴成復打一千，口呼：「相爺，那孩童言說，命相爺令鼓手吹打，放三聲炮，大閃儀門，還得相爺迎接他，他才進府哩。」和坤聞言，更摸不清這是誰，又不敢違拗，只得出迎。一見張連登腰繫一條硬扣二龍戲珠的寶帶，不由一愣，暗想：「這寶帶是當初主子賞賜趙元會的，為何落在這孩子手裡？大約他必是趙門之後。」

正然思索，忽聽孩童說：「那不是和坤麼？」中軍說：「這是相爺。」連登說：「是你們的相爺，我不能稱他相爺，叫他一聲和坤就是給他一個臉面。」和坤聞言，往後倒退，暗想：「這孩子莫非中了瘋病？」只得近前施禮，口尊：「年兄請堂上坐。」

張連登遂坐在堂上。和坤問道：「年兄既來討銀，可有文約帳簿？」連登說：「有帳簿。」遂將帽子摘下一看，欲找帳本，不由大驚失色，說：「我來慌張，將帳本忘在通州，我回去取來，咱倆再算帳。」言罷，站起身向外就走。

和坤聞言大怒，不由無名火起：「好小輩！看你年紀不過十二三，你竟會成精作怪！你今既進我府，再想出府，除非再認母投胎！」吩咐左右：「與我拿下，綁在後花園問斬！」左右人等哪敢怠慢？上前把張連登揪下，按倒在地，用繩五花大綁綁起，推推擁擁，逕奔後花園而去。四個劊子手把張連登推進花園，綁在亭柱之上，下花亭取刀，一眼望見花架下放光，說：「刀口花架下有物放光？」這個說：「這提督府內寶貝出現，咱們近前看看去。」四個劊子手奔到花架下一看，乃是一壇紹興酒，旁邊放著四個茶盅。

暗中交代：這壇酒並茶盅乃是都土地神見上方東門星有難，無法拯救，看見和坤大堂旁有一壇紹興酒，又攝了四個茶盅，放在花園花架下，靜等這四個劊子手來，在暗中用法引他們喝，好於中取事。

閒言少敘。且言四個劊子手看見紹興酒並茶盅，那一個說：「看此光景，想必是那些個奴才們偷出來的，還未喝，被咱哥四個衝散。是咱哥四人的造化，喝幾盅壯一壯膽氣，再殺那孩子也不遲。」遂將泥頭打去，用茶盅舀著，你一盅，我一盅，越喝越愛喝，不移時，將一壇酒喝乾，被風一吹，四個人自覺頭眩腳輕，皆躺在地而睡。土地神歡喜，又撒出一把瞌睡蟲，把在四人眼皮上，再亦不能醒了。

土地神連忙尋著了諭旨，雙手捧定，逕奔驢市衚衕吏部天官劉墉府門，將諭旨放在府門之外。正遇劉天官得用的長隨潘儉從院

內走出，看見府門外地下放著彷彿諭旨一般，慌忙拾起，轉身入府，走進房，口呼：「大人，適才小人在府門外拾來的封函，不敢自專，請大人過目。」

吏部劉墉接過，扯去封皮留神看，見上寫「上諭」二字，遂吩咐：「速擺香案伺候。」遂將諭旨供上，劉吏部向上行了三拜九叩首之禮，參畢，方開看。

上諭：九門提督和坤：朕躬出朝，私訪賢良，晚宿通州張家店，收張連登為義子。今差御兒張連登進京入提督府，速發白銀三千兩，送至通州張家店。欽此。

看罷諭旨，不由心內著驚：「這是本部上參本，聖上出京私訪，差小殿下持諭旨投提督府要銀。此必然將諭旨失落。和坤若見不著諭旨，必然動怒，張連登准有性命之憂。倘有一差二錯，哪個擔得住？」遂喚書童劉安近前吩咐：「同本部打轎赴提督府，到那裡後，如此這般，這般如此，看我眼色行事。」

劉安遵命，來至外邊，吩咐：「順轎，大人上提督府拜會。」轎夫聞言，不敢怠慢，將轎順過。劉吏部上了轎，轎前是張成、潘儉、吉慶、吉敬、馬啟、王全六人開路，後隨書童劉安。不移時來至提督府，門軍一見，不敢怠慢連忙報進府去。

和坤聞報，心中狐疑，暗想：「我今殺張連登，他今偏偏又來拜會，必有事情；他又是我老師，只好迎接。」遂立起身形，往外迎接。見了劉吏部，躬身施禮。吏部還禮，謙謙讓讓進了大廳，分賓主落座。戴成捧上茶來。茶罷，擱盞。和坤口尊：「老師駕臨敝府，不知有何事論？」不知劉墉以何言答對，且看下回分解。